

世纪文存

摩登文本

外遇

MODERNTXT

◎ 滕 固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世纪文存
摩登文本

外遇

MODERNTXT

◎ 滕 固 著 陈子善 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遇/滕固著.陈子善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1

(世纪文存·摩登文本)

ISBN 7-5339-1880-0

I.外… II.①滕… ②陈…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6104号

外 遇	
滕 固 著 陈子善 选编	
丛书策划 李庆西 夏 烈 责任编辑 陈征一 装帧设计 李庆西 夏季风工作室 内页制作 张坚华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邮:Zjlaph@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14千字 插页:4 印张:10 印数:0001-8000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1880-0/I·1620
	定价:23.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壁画

自记 /3

再记 /4

壁画 /5

石像的复活 /19

乡愁 /27

二人之间 /43

水汪汪的眼 /54

少年宣教师的秘密 /67

百足虫 /72

牺牲 /89

银杏之果

序 /101

银杏之果 /103

迷宫

自记 /151

古董的自杀 /152

摩托车的鬼 /165

葬礼 /178

新漆的偶像 /197

一条狗 /223

迷宫 /226

外遇

自记 /235

Post Obit /236

逐客 /242

奇南香 /246

期待 /252

独轮车的遭遇 /259

外遇 /265

诀别 /271

丽琳 /275

鹅蛋脸 /292

做寿 /305

編者荐言

陈子善

滕固(1901—1941),字若渠,江苏宝山(今上海市)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又东渡扶桑求学,获东洋大学文学士学位。在日期间,滕固接触欧洲文艺思潮,随即为之入迷,尤其对英国唯美主义文学情有独钟,后来写成《唯美派的文学》一书,成为中国最早介绍西欧唯美主义学理的代表人物。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是滕固新文学创作的丰收期。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这有他在该会的第五十号登记证为据;他又与创造社关系密切,早期代表作《壁画》、《石像的复活》就刊登于《创造季刊》,中篇小说《银杏之果》的写作也得到过郭沫若、张资平等人的指点;他还与方光焘、章克标等人组织“狮吼社”,正式揭橥“唯美主义”的大旗,接着又列名邵洵美主持的《金屋月刊》撰稿人,终于在唯美派文学的创作道路上渐行渐远,卓然自成一家。

滕固的小说作品交织着浪漫的情调、现实的关怀和唯美的倾向。无论是短篇小说集《壁画》(后改名《迷宫》)、《外遇》,还是

中篇小说《银杏之果》、《睡莲》，尽管大都以两性关系为题材，却舍弃常见的柔情脉脉的男欢女爱，而是注重于看似变态的单恋心理的刻画和强烈性爱达于痴狂的描绘，小说人物内心情感的宣泄几无节制，感伤情调的浓郁也几达极点，笔触奇峭，文采炽热，这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有人认为透过滕固小说浓丽的唯美主义色彩，大可窥见当时社会的黑暗冷酷，敏感青年的幻梦破灭和追求享乐的颓废时尚，也有人认为滕固小说的独特风格在于古典东方的基调之上参酌了几分现代西方的趣味，见仁见智，当然都能自圆其说。

三十年代以后，滕固逐渐从文坛淡出，转而投身学界，开辟出仍然属于他自己的一方新天地。他赴欧洲深造，又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是尝试将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艺术史研究中的先驱，在中国美术史、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和艺术教育众多领域里都颇有建树，再次卓然自成一家，可惜英年早逝。

就文学成就而言，滕固无疑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作家中的一个怪才。滕固的真实优美的小说不会被文学史家所遗忘，也不应被今天的文学爱好者遗忘。

自记

我于四月中回到上海，寄居友人的家里；像是别一世界，百凡不习，手足无所措。回想到东京白山上的旧居，斗室中独唱独和，如同隔世的了！这一集中的八篇，一大部分在那时做的；其他有的没有完篇，有的散佚了。照我现在的情形想来，那种操笔为文的余闲，何时回复，自己也莫名其妙。所以朋友们劝我把它出版，我也不辞。

解去了学校的制服，我的学生的资格，也从此剥夺了。绅士呀，学者呀，艺术家呀，我一样都够不上；只是彷徨在歧路之间，此后的生涯也莫测其为哀为乐。这一集正是我的生涯上告一段落时的纪念。

至于说我，要在现在龙蟠虎踞的文坛上争一席地，那我万不敢当；我这藐尔一虫，自惭形秽且不暇，遑论乎此了，朋友们总当谅解我的。

1924年5月10日 藤固

再记

此集无足称述之习作在印刷局中搁几半载是半载中我降志辱身为百千人所嗤笑今虽印刷完竣不及见装订发行我又被迫出国门

自投沧海流方急
来共鱼龙哭失声
骏马美人今去也
只身万里任纵横

诵曩年旧作悠悠此去我心实痛

国庆日后一日记于东海舟中

壁画

崔太始近来住的地方，他的朋友们都不很知道了。他在留学生中资格不算旧，到东京不过五年。今年是他的美术学校最后的一年了。他虽是学了五年的画，从来没有画完工过一幅。以前他住的房间里装着一叠画架，至多成就一半又涂了去，或是仅仅钩了些轮廓罢了。但从这些半途而止东鳞西爪的画里，他的结构他的笔致，在在可以看出他有绝大的艺术的天才。

他有位朋友T君，住在白山的那边，还是他国内的同窗，所以很算知己。有一天午后，他忽然出现在T君的房中。

六叠席的房间，四壁都是乱七八糟的书籍。崔太始与T君面对面席地而坐。席上一盘热勃勃的清茶。T君敬了他一杯，看他一喝而尽，将杯子向盘中一顿，呵了一口气，从烟袋里挖出一枝烟来乱吸。T君看他那头发有二寸多长，胡子不消说，制服的两袖和胸次都涂了红红绿绿的颜色，白的硬领也抹了一层污黑的脂肪，他不由得暗暗地笑了。

“太始，你住在甚么地方了？”

“我住在日本桥我亲戚的银行里，我借了一间光线很适宜的房间，雇了一位姑娘做Model，想在这一月内，努力完成一张卒业制作。”

“那好极了。我希望你此次的成功。”

“T君，我倒有一重心事告你，你替我做首诗发泄一下怎么样？”

他摇摇头，眉目都皱在一块，弹去烟灰，向T君说。

“那怎能办到！我做诗都是自动的，自己感触的自己要说的。你的心事我何从知道？”

“我讲给你听罢。我今天到你这边来，经过小石川教堂。今天是特别传道日，有一群女学生分道发布传单。过路的人都受领女学生们鞠躬和一张传单。独有我经过时，她们不来理我，我很忧郁，你把我的忧郁写出来罢。”

“什么大不了的心事，原来就是这一点。你有了夫人有了三岁的女儿，你还不知足，你每每讲起那些女人的事情，就好像垂涎万丈的一样，我劝你不要胡思乱想罢。”

“我们徒然的结了许多年知己……唉！我最切齿痛恨的，就是说我有了妻女便不该再有别的念头。父母强迫我结婚，这是我有妻室的来历，一时性欲的冲动，这是我有女儿的来历……T君！你是聪明人，我不以一般的朋友待你，你也苛责我，我真没有地方告诉了。”他说了，便断断续续的一呼一吸，他不禁滴了一场眼泪。

“你不必悲伤。我明白了。你饶恕我的卤莽。我一定勉力替你做一首诗。”T君被他的话感动了，不禁起了同情，便安慰了他几句，他只无精打采的吸着香烟。

“你在银行里，没有人和你‘同画吗’？”

“只有一位L君同画。”

“他是到东京还不上两个月的那位L君吗？”

“是的，便是那位。”

他们俩谈了些很平常的话，崔太始总觉得没甚意思，不久

便与 T 君道别。T 君也无从安慰他。T 君听得崔太始近来和许多朋友们意见不合，连一连二的绝了交。他的朋友们往往讲他的性情大变。T 君从这回子谈话里，也经验了。所以很失悔刚才说的话，怕因此缘故损坏了他们多年的交情。

第二天崔太始到银行去，得到一封快信——他因为住的地方不告诉人家，一切言札都由银行转递——原来国内母校里的教授殷老先生带了两位女公子，到东京来游历，此刻住在神田的长安旅馆里。他欢喜得非常，以为有机会去招待殷先生的二位女公子了。他再没有心绪作画，便一直到神田去找长安旅馆。

殷老先生的一室也不很宽大的。席子上铺了一条大棉被。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此外 T 君 L 君和别的少年两位，都围着坐在大棉被上，鉴赏长女公子南白所作的画。殷老先生精神振起，讲他长女公子平日得的是某先生的指导，某先生的品评。T 君 L 君和别的少年们都说了一堆恭维的话。

崔太始推进门来，见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叙些应酬话。此时他也盘坐在 L 君 T 君的中间，别的二位少年，背地里望着崔太始那种特别的动作发笑。崔太始虽是和殷老先生很有精神的讲话，但是一面他很失望。他想殷老先生在东京的学生不止他一个，在座 T 君 L 君和别的二位少年，也曾受过殷老先生教育的，和他的二位女公子同一是师兄妹的情谊，于是他预算不能独尽招待的义务，他的热望冰消了一半。

殷老先生的长女公子南白，十九岁，她得到名师的指导，她的国画创作，在国内已有名望的了，次女公子北白，不过十四岁，还在小学里读书。他们这回子东来唯一的目的，想开一个展览会，陈列南白创作，使东邦人也知道中国有位闺秀画家南白

女士的作品。

殷老先生和他在座的门人,规划了半天。展览会的事情也就有个端倪了。五位门人中大家推T君到日本画家协会去交涉,推L君担任编画件的号数,崔太始去设法借会场,别的二位印目录发传单。他们认定了,殷老先生和南白恳切的致谢他们。他们便与殷老先生道别。

殷老先生不很信任别的门人,因为他们有的穿西装,有的穿制服,都很整洁而漂亮。独有崔太始衣服上有颜色痕迹,蓬头垢面,不加修饰,所以殷老先生很信任他。说他是老实的一位青年,又说他对于筹备展览会的事情最出力,因此南白也很感谢他,画了几幅画相送。

“支那国秀画家殷南白女士,此次随尊人东来游历,所带作品百帧,于三月一二三日,假神田东亚俱乐部,由日本画家协会主催,举行作品展览会……。”



滕固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东京的新闻上都载着这一小段新闻。到了开会的那一天,殷老先生的五位门人都到会帮忙招待。东亚俱乐部在神田热闹的一带,所以参观者很多,而且都很颂扬南白的作品。东京的新闻记者又时来采访消息,招待的五位很有应接不暇的光景。

第三天,这是末一天了,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也到

会。那时参观者新闻记者都由他的门人们招待着，在楼下的一室，殷老先生和参观者新闻记者们谈话，T君当了翻译。楼上的一室，崔太始和南白北白坐在沙发上闲谈。

“你送给我的三幅画，我真感谢你呀！”崔太始柔顺的对南白说。

“那没有价值的，我是乱涂，请崔先生指正才是。”南白很谦虚的回答他说，北白低倒头没有话。

“这三幅画都很有意思，我尤其爱那幅‘红叶诗图’，你的笔法真可说超过石田呢！”

“唉，你不必见笑。你那样说，我真惭愧。”

楼梯上的足声响了，参观者连一连二的上楼，打断了崔太始和南白的谈话。他们站起，避到近壁的一隅，让参观者进行环绕的路径。

崔太始走下楼梯，在楼下的一室踱来踱去的，想南白那种温柔可爱的性情，清高秀丽的画笔，又是恭敬她，又是爱她。她送给他的一幅“红叶题诗图”，在崔太始眼里看来，一定有深奥的寄托，断乎不是随便写的。他愈想愈高兴，摇摇头，自言自笑。L君坐在入口的地方，偷看他的那种特别举动，莫名其妙，但只猜到殷老先生楼上赞了他几句罢了。

殷老先生和他的女公子门人送新闻记者参观者下楼揖别，壁上的時計刚敲五点钟。

“闭会罢。承诸位劳驾三天，心里很不安。今天预备在中华楼小叙。我们去罢。”殷老先生对门人说。

“不必客气，我们便要回寓了。”门人们同声辞谢。

“不是我的客气，是你们的客气。太始君你为我邀请他们，你不应该也说客气的话。”殷老先生对崔太始说。

“我们不应该违背殷先生的命令，殷先生好意教我们去，我们也就去罢。”崔太始得意扬扬的对同伴说，他以为有无上的光荣。殷老先生对他说那句“你也不该客气”的话，带了些橄榄的滋味，愈嚼愈甘。L君微微的拉了T君的衣角，T君便斜看崔太始的得意的示威。

他们从东亚俱乐部出来，走上街道，转了两处的街角，便到中华楼了。殷老先生早已定好了一间“兰室”。

圆桌子上殷老先生对门而坐，右方北白、南白、崔太始，别的二位、L君、T君顺次坐下。T君与殷老先生又并肩了。殷老先生与T君谈话。别的二位也乘机插了许多话头。他们谈的资料，不出展览会经过的情形。

崔太始用小刀去了三只大苹果的皮，又切成无数的小块，插上牙签，盛在盆子里，请同座的随意取啖。L君从眼角里偷望崔太始，他留下四块大的，分给南白北白，她们说一声“谢你”，他忙急留意同座的几位有望他的没有。L君装样没有看见，他才放心下来。于是他也参加殷老先生的谈话。

L君向T君做了一个眼锋，T君立刻注意崔太始和殷老先生的谈话。崔太始谈锋尖利，说一大批上下古今长话，殷老先生连声赞扬，说他有见识。

“太始君名不虚传，殷先生都佩服他呢。”T君插了这一句话。

“果然，十年前的地位，我是他的先生，十年后的地位，他是我的先生了。”殷老先生摇头说了，众人都笑起来，喧声大作。崔太始尤显现自己一脸的光荣。

他们从中华楼散了席后出门。门人们都向殷老先生们道谢分道而别。但崔太始还瑟缩不前，他很想跟殷老先生们到长安

旅馆,再去谈一歇子。

“再会!再会!”南白向崔太始辞别。崔太始听得她的辞别话,一面不好意思跟她们去;一面却想到南白不和别人道别,单向他致辞。他又格外得意,便也致辞而别。

第二天的下午五时,在东京站殷老先生和他的二女公子上车子。L君 T君崔太始等等五位排列车窗外的月台上,各人右手里拿了帽儿,一扬一抑。殷老先生们在车窗里致了鞠躬。火车从此远了。

崔太始车站回来,到早稻田找他的同乡陈君。陈君是早稻田大学法科的学生,一见崔太始那种神气,便连声说:

“艺术家!艺术家!”他说了后,向崔太始肩上一拍,笑了一笑。

“陈君,你不要胡闹!我正门正经有一件事情和你商量。”

“你和我商量的总不是好事情了。”

“哪里的话!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此地谈不便,到咖啡店去罢。”

“也好,也好。”

他们手牵手从陈君的寓所出来,走上冷落的街道,进一家招牌上有红茶咖啡牛乳名目的店子里去,向靠窗的小桌子上对面坐下。

“咖啡二杯。”崔太始大声对侍女说。

“喂,喂。”侍女走进内室,盛了二杯咖啡,分给他们。

“我们讲正经话罢。”

“你讲才是。”陈君用右手拿的匙子调咖啡。

“我前次对你说过的那位殷南白女士,今天我送她们回国去了。她对于我很有意思;她的父亲也很信任我,我想这种机会

是不可失的。我想先把我的妻室离了婚，便可成就我们以后的幸福。”

“那很好，我劝你进行。”

“那末，请你在法律上查一下，离婚的手续怎么样。”

陈君从衣袋里摸出一本袖珍的《帝国六法全书》，翻了一下，使用日语读下。

“那是日本的法律，请你查中国的法律。”

“不关紧的，中国的法律原是抄日本的呀！”

侍女站在他们的旁边，听得陈君念离婚法律，不由得发出一种惊奇的笑声。陈君便将“六法全书”向衣袋里一塞。

“我要问你，你的夫人也愿意离婚吗？”

“她是乡下人，不懂新知识，断乎不愿意的。”

“那你也没有理由了！你的夫人愿意了才可成就。”

“她果然愿意了，我也不和你商量。为的她不愿意，才请你想个法子离去她。”

“这是一个人愿意，就没有理由的。我也没法。”陈君便又摸出“六法全书”翻到离婚的一章，递给他看。他接着书睁眼看了好久，摇摇头说：

“难极！难极！”他将“六法全书”还给陈君，从皮夹里挖出一角钱，放桌子上，向侍女致了一声道别，辞出门去。只听得侍女掩口的笑声。

过了一个月之后，T君在上野公园半已发蕊的樱花树下的石上坐着，远远地看见崔太始背了画箱走来。T君招呼了他同坐。

“你从学校来的吗？崔君。”